

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

集聚了612家上市公司

累计形成发明专利超15万项

在细分行业或单项产品上获得35个“全球第一”



科创板何以持续激发“向新力”

赵展慧

近日,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。集聚了612家上市公司、累计形成发明专利超15万项、在细分行业或单项产品上获得35个“全球第一”……7年来,这块锚定硬科技发展方向“试验田”里硕果累累。

吸引创新、赋能创新、壮大创新……科创板何以持续不断地激发“向新力”?直观地看,真金白银浇灌科技创新苗茁壮成长。截至目前,科创板企业IPO(首次公开募股)募集资金10342亿元,再融资募集资金2386亿元,合计超1.2万亿元;以2019年为基数,板块公司近6年营业收入、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17%、11%,总市值已超15万亿元。

循着这些硬科技企业的成长脉络能够看到,“向新力”的形成,更深层原因在于,支持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和系统性实践在这片“试验田”里持续深耕,探索出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新路径。以包容性适配创新。科创板因改革而生,从设立之初就承载注册制改革的使命,而包容性是这场改革最鲜明的注脚。在注册制改革过程中,科创板率先确立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,首次接纳未盈利企业、红筹企业、同股不同权企业上市,一举破解了从前“盈利与

规模门槛”同“科创企业成长周期”错配的核心难题,从制度上将对创新能力的评判从“看现状”变为“看未来”。

这一尊重规律、适应规律的突破,得到的是创新企业不断脱颖而出的正反馈。63家上市时未盈利企业中,已有28家未盈利企业在上市后实现盈利并“摘帽”(扭亏为盈)。去年6月,包容的边界进一步拓宽——科创板设立科创成长层,优化第五套上市标准,扩围升级覆盖人工智能、商业航天、低空经济等更多前沿科技领域。如今科创成长层未盈利企业成长势头喜人,35家公司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18%。

以聚合合力协同创新。612家上市公司聚点成链、聚链成势。以集成电路为例,单点突破带动全链成势,比如中芯国际科创板IPO一次性募集资金达532亿元,极大地支持了企业的创新研发和扩产,同时牵引、带动一批国产半导体设备、材料、设计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。此外,多点发力又带动集群跃升。科创板支持了涵盖芯片设计、制造、封测、设备、材料、软件等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节上市公司131家,各自壮大又强强联合,协力推动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自主化水平。

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馆长高东辉 守护侨批里的家国记忆

我与侨批的缘分,说起来并非始于某一次轰轰烈烈的“发现”,而是日常“一砖一瓦”的工作过程中逐渐堆起来的那份责任感。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(属江门市博物馆管辖)在筹建之初,就把侨批列为特色馆藏方向之一。侨批档案又叫海外华侨银信,即海外侨胞寄回的家书(信)和汇款(银)凭证的统称。那时候我跟着前辈,参与了不少侨批文物的征集和展示工作。

戴上手套轻轻整理着那些泛黄纸页,我明白,我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张张纸质文献文物,更是中华民族讲信誉、守承诺的重要体现。刚接手馆里侨批征集工作时,最大的感受是“散”——大量侨批不在馆里,而在乡亲们樟木箱底、旧铁皮盒里、老宅阁楼上。华侨历史和其他历史文物不太一样,它是现在进行时的,是一个活着的历史。我们本着“应收尽收”的原则,通过海外侨团、侨刊乡讯等渠道面向全球征集侨批文物。

江门五邑地区是著名的侨乡,华侨华人人数多,几乎家家都有一本跨洋往来的账、一沓没舍得扔的旧信。我们一趟趟来到华侨家里,坐下来慢慢聊,一条条翻、一件件辨。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封抗战时期的侨批,写信人是旅美华侨黄持邦,信中那句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……须知有国方可言家”,每次在展览上读出来,观众都静默良久。这封信后来成为我们“烽火侨批”系列策展的核心叙事之一——它不是口号,是一个普通人对万里之外家人的掏心交代。还有馆藏中1930年前后古巴华侨李民突寄给妻子林氏的那封侨批,信中细细叮嘱家中开支“以积贮为根本不可浪费”,字里行间全是对家的牵挂和想念,这类私人文书格外珍贵,因为它真切又朴实,最见一个时代的底色。

坚守金融为民初心

王 观

一纸侨批,跨越山海,承载着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,串联起百年间民间金融往来的脉络。在过去交通闭塞、通信不便的岁月里,侨批不只是一封封寄往家乡的家书,更是一笔笔解燃眉之急的侨汇,也蕴藏着金融业最质朴的初心。回望侨批百年流转历程,读懂这份独特的文化内涵便能深刻理解,诚信为本、普惠利民,始终是金融行业稳致远的根本之道。

侨批,又称“银信”,“银”为侨汇,“信”为家书,银信合一的特殊形态,决定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紧绑定。从海外侨胞托付侨批局,到沿途中转流转,再到派送员翻山越岭、走村入户,一份侨批历经数道环节,最终精准送到百姓手中。在这套完整的流转体系里,没有复杂的门槛,没有严苛的限制,一切围绕百姓需求运转。派送员不畏山路崎岖、不惧风雨寒暑,只为准时把钱款和书信交到家属手上;侨批从业者坚守信义,分毫必清、一诺千金,守护每一份来之不易的侨汇。这便是早期金融服务民生最生动的模样。可以说,百年侨批沉淀下来的,不只是一段华侨奋斗史、一段家国思念史,更是一套根植于民间、以民生为核心的传统金融文化。

时代车轮滚滚向前,传统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,但它所孕育的金融文化与为民初心,被当代金融行业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。随着社会发展与科

技进步,金融业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昔日靠人力奔走、手工兑付的侨批模式,早已被数字化、智能化服务所取代。如今,数字化跨境金融打破时空壁垒,海外汇款一键直达,流程简化、到账迅捷;普惠金融持续向乡村、社区延伸,下沉服务重心,补齐基层金融短板,让偏远地区群众也能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;便民理财、小额信贷、民生保障类金融产品不断丰富,精准对接普通增收、创业、养老、应急等多元需求。金融服务民生,可以做得更多、走得更远。

当下,民生需求日益多元,人们对金融服务的效率、温度、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。这提醒整个行业,必须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动摇。金融从来不是脱离大众的“空中楼阁”,其生命力永远扎根于民生沃土。深耕民生领域,就要主动倾听百姓呼声,聚焦群众急难愁盼,持续优化服务流程、创新服务产品;坚守诚信底线,就要恪守行业准则,筑牢风险防线,营造安全可靠的金融环境;践行普惠理念,就要持续延伸服务触角,缩小城乡、区域服务差距,让金融阳光照亮每个角落。

诚信是立身之本,普惠是服务底色。金融业当汲取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,以更高效的服务、更暖心的举措、更务实的担当扎根民生、服务大众,让金融服务持续滋养万家烟火,更好守护民生幸福、助力社会发展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现代银行和邮政系统的发展,民间批局逐渐被整合吸纳。至20世纪70年代末,侨批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

本版责编:刘诗瑶 王东辉
版式设计:张芳曼

南洋商业银行(中国)有限公司副总裁韩秀珍

传承初心深耕跨境服务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“侨批”重新走进大众视野,一纸跨洋家书串联起华侨乡愁与家国情怀。南洋商业银行(以下简称“南商”)脱胎于侨批馆,自创立起便以“便利侨汇、服务侨胞”为立行宗旨。作为深耕南商近30年的从业者,我见证了银行从传统侨汇机构成长为现代化跨境商业银行的历程。在我看来,侨批不仅是旧时的汇兑凭证,更是刻在南商骨髓里的精神根基。

南商与侨批的渊源,要从创始人庄世平先生说起。庄老出生在广东普宁一个侨批世家,家族曾在广东汕头、泰国、马来西亚经营银号和批馆。他自幼听见的,是“巡城马”披星戴月递送侨批的故事,是侨眷收到汇款时又哭又笑的场面。这些记忆,长成了他创办南商的根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之初,外部经济封锁造成外汇供给紧张,海外华侨缺少安全正规的渠道赡家汇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庄老在香港创办了南商。他设立华侨服务部,搭建起境内外侨汇网络。

1997年我加入南商深圳分行,从基层岗位一步步走到管理岗位。南商与生俱来的华侨精神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。工作期间,我曾多次见过庄世平先生,他为人谦和,很少谈及个人成就,却始终把国家和民族放在心上,庄老纯粹的家国情怀沉淀成为全行传承的精神基因。从率先进入内地、服务改革开放,到立足粤港澳大湾区,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,南商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。

一路走来,南商从未舍弃侨务本源。70余年间,南商完成了3次关键转型:1949年,我们从民间汇兑铺跃升为正规持牌银行;改革开放初期,我们

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原侨批派送员黄海啸

奔走乡野传递侨批温情

我今年66岁了。退休多年,膝盖还是老毛病,阴雨天就疼。医生说,是年轻时骑车送侨批留下的“纪念”。

那是1980年,我刚20岁。父亲黄耀属从银行退休,我接棒成为中国银行泉州分行的一名侨批派送员,负责的区域叫“新门外”,从泉州老城区一直延伸到南安,最远一趟要走40公里。4年时间,我骑坏了两辆自行车,磨穿了3双鞋底。

父亲常跟我说:“批脚(派送员)不是送信,是送命。”他这话不是吓我。1949年,他高中毕业就进了光大信局,那是当时泉州最大的民营信局之一,最早只收新马侨批,后来业务遍布东南亚。1956年,光大信局一年为国家收的外汇超过1000万港币。1976年,民营信局停办,父亲随业务一起并入中国银行。他说,侨批是海外游子的命根子,也是国家的外汇血脉,半点马虎不得。

做派送员的时候,我每天早上5点就出门了,天还黑着,身上背着绑着鼓鼓囊囊的帆布邮包,饿了就啃口干粮,渴了就在溪边喝口水。20岁的小伙子,运动量太大,常常是出门前吃饱,走到半路又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我们这批批脚,个个瘦得像竹竿。

最难忘的是1981年7月。那年汛期来得猛,下福村那条溪水暴涨,自行车根本过不去。我推着车在岸边发愁,忽然听见马达声,一艘挖沙船靠过来。船老大冲我喊:“老弟!快上船,我送你过去!”我愣住了,问他:“你认识我?”他哈哈大笑:“十里八村谁不认识你?看见你这辆自行车,就知道人家来信了!”那一刻我鼻子一酸。

在闽南,侨批派送员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客鸟”——就是我们方言里的喜鹊。客鸟飞进村,就意味着海外亲人的音讯到了。

农历七月和春节前,是侨批最多的时候。我们常常是“两头黑”,出门天黑,回家天也黑。但只要进了村,家家户户都高兴。大户人家会把八仙桌摆出院子,泡好茶、备着点心,招呼左邻右舍一起来领侨批。有人笑着说:“客鸟来了,年也就来了!”那时候的侨批,不光是信,还带着钱。一个在南洋的游子,常常不只给自家父母寄,还要给同宗的几户人家都汇一点。父亲常说:“都是一家人,决不会丢下哪一户。”这大概就是侨批最朴素的精神——信里有钱、信里有情、信里有义。

后来我才知道,侨批能稳稳送到,背后还有一套严密的“密码”。泉州中行原华侨服务部业务科科长陈鸿洋,比我小几岁,他至今还珍藏着两本1957年的海外华侨通讯簿。翻开其中一本的第九十八页,记着马来西亚华侨林持端的信息,旁边写着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10个字,分别代表数字1到10;“伯叔兄”代表“百千万”。如果信里写“思伯”,意思就是汇了800元。那个年代,东南亚有些国家禁止华侨汇款回国,收件人甚至不用真名,而是写“李四海”“王泉中”这样的化名。这些“密码”,是保护华侨的财产,也是在特殊年代里守住一份信用。

现在侨批热起来了,年轻人去博物馆看那些发黄的信封觉得新奇。可对我们这批批脚来说,侨批不是文物,是日子、是命。它教会我一件事:金融服务的根,不在高楼大厦,而在能不能让人放心地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你。

我常对年轻同事说一句话:“你们现在敲键盘,我们当年是敲门。敲的是家门,也是心门。”客鸟渡海至,一纸载乡愁。跨越风浪的侨批,始终维系着故土与远方,亦将持续牵引海内外乡亲同心相向,共赴故土新程。

(本报记者刘晓宇采访整理)

侨批里的金融变迁

